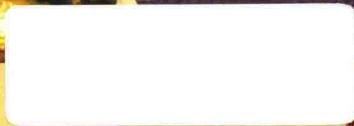


直臣王鼎

大清守护者



直臣王鼎

嘉庆朝堂上的铜豌豆，
不作秀，不逢迎，
直谏到死究竟为何？

许葆云○著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

直臣王鼎

大清守护者

直臣王鼎

许葆云○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直臣王鼎：大清守护者 / 许葆云著.

—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15

ISBN 978-7-224-11686-1

I. ①直… II. ①许…

III. ①王鼎(1768 ~ 1842) - 生平事迹 IV. ①K827-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28215 号

直臣王鼎：大清守护者

许葆云 著

出品人：惠西平

总策划：宋亚萍

策划编辑：李婷晓 李向晨

责任编辑：张璐路 李向晨

装帧设计：崔 凯

出版发行：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
(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：710003)

印刷：北京力信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00mm×1000mm 1/16

印张：13

字数：213 千字

版印次：2016 年 3 月第一版 201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224-11686-1

定价：29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投稿邮箱 bwcq@163.com

发货电话 010-88203378



直臣王鼎：大清守护者

目录

001 / 第一章 胸怀大志，苦读成才	
城隍庙里“借光”读书 / 002	
善人施银京城赶考 / 007	
中堂大人二顾野店 / 016	
021 / 第二章 磨杵成针，励志翰林	
大胆施治初会和珅 / 022	
老王杰的“惜命”教诲 / 027	
与林则徐一见如故 / 031	
罚跪皇子皇上赏识 / 038	
043 / 第三章 铁面无私，青天断案	
与故友论志向做“冯廷理” / 044	
无私判官铁面内外 / 050	
官官相卫闹“笆斗案” / 058	
智诱案犯捅破官网 / 065	
盐务新政再立新功 / 074	

079 / 第四章 力主禁烟，举荐林公

掷地有声反对“弛禁” / 080

举林则徐广东禁烟 / 085

师生相聚诉说衷肠 / 089

101 / 第五章 昏君误国，功败垂成

助林则徐就地销烟 / 102

“招募义勇”对抗“边衅” / 108

钦差果成替罪羔羊 / 115

琦善黑锅王鼎审判 / 117

奕山卖国道光装傻 / 126

厦门失守道光动摇 / 130

135 / 第六章 开封治水，救护万民

七十四岁领命治水 / 136

亲历灾害现场督导 / 143

师生扶持共堵黄水 / 146

贪官奸商斗智斗勇 / 154

163 / 第七章 舍身尸谏，流芳千古

前方治水后院失火 / 164

推心置腹探夷底细 / 167

抵制议和御前交锋 / 182

尸谏遭瞞留万古恨 / 190

199 / 后记

第一章 胸怀大志，苦读成才

城隍庙里“借光”读书

大清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深冬的一个晚上，刚下过一场雪，天气寒冷彻骨。眼看天已经黑了，陕西蒲城县权把巷内一间小小的城隍庙里，老庙祝已经吃过晚饭，关了大门准备睡觉，正在里屋收拾床铺，隐约听到有人敲门。老庙祝起身出来开了庙门，见雪地里站着个瘦小的孩子，头戴毡帽壳儿，身穿一件补了十多个补丁的旧袄，腋下夹着个小包袱，缩着肩膀，浑身冻得瑟瑟直抖。老庙祝认识这个孩子，他是住在左近达仁巷里秀才王镇准的儿子王鼎。

王镇准家是个书香世代的人家，祖上七八代都是读书人，也出过几位做官的贵人，可后头连着几辈人没考上功名，到王镇准这一代已经家道中落，穷得要命。两口子生了三个儿子，一家五口饭也吃不饱，衣也穿不暖。但王家人有志气，照样读书做学问，人品也厚道，又懂医术，邻里有病痛都找他们治，还不收钱，所以人缘儿特别好。王鼎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从小读书非常用功，虽然这年才九岁，懂的道理却比大人还多，老庙祝也挺喜欢他。他见这孩子大冷天跑到庙里来，就问：“你来有什么事？”

王鼎忙学着大人的样儿恭恭敬敬地给老庙祝行了个礼，说：“这么晚来打扰老先生实在不该，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想和老先生商量一下。”

眼看一个孩子家比大人还有礼，说话这么斯文客气，老庙祝觉得有趣，笑着说：“你有什么事就说吧。”

王鼎这才说：“不怕老先生笑话，我家里日子艰难，可我知道读书用功是大事，一刻也不敢松懈。白天读书还好办，可到晚上想看几页书，就难免点灯费油。父亲知道我要读书，倒是特意给我买了灯油，可今年粮食歉收，日子比往时更难过。眼看着家里快要揭不开锅了，父母衣食不周，下面两个弟弟也吃不饱，我这里却为了读书拿钱来买灯油，实在舍不得。我读古书时也读到过古人的法子，知道‘车胤囊萤’‘孙康映雪’，又有‘凿壁偷光’的故事，可咱蒲城所在之地似与古人不同，囊萤映雪的事办不来，我家邻居相隔一街，又无处‘偷光’，若说晚上不读书，可惜了光阴，若读书，又舍不得灯油。昨天我随父亲到城隍庙里来拜，见城隍老爷

面前的供桌上点着长明灯，我就想，能不能求老先生行个方便，让我晚上到这城隍庙里来借着长明灯读书呢？”

王鼎这孩子的主意实在新鲜。老庙祝初听觉得不可思议，可再一想又有些感动，觉得这孩子懂事。再说，这大雪天的，外面冷得刺骨，还是庙里暖和，也别让孩子在外头站着挨冻了，于是忙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进来看书吧，只是我在里屋睡觉，你别闹出响动来就好。”

见老庙祝答应了，王鼎喜不自禁，忙进了庙，到大殿先给城隍老爷磕了几个头，把自己心里想的又和城隍老爷说了一遍。老庙祝搬过来一把椅子，让孩子在城隍老爷像前头的供桌旁坐下，王鼎小心翼翼地打开随身的小包袱。

见这孩子如此小心，老庙祝倒不知包袱里头藏着些啥宝贝，一时好奇走过来看。只见包袱里头原来是几本普普通通的四书五经，只是每一本都已经焦黄残旧，撕口缺角，纸也脆了，好像老古董一样。书上到处写满了王鼎高祖、曾祖、祖父、父亲几代人读书的心得评注，蝇头小字密密麻麻，倒让这几本破旧的圣贤书有了些“传家宝”的味道。

老庙祝自己平时不读什么书，可在庙里住着当然得识字，《论语》《大学》之类年轻时也读过，却真没见过这么一套残破的圣贤书。

城隍庙离王鼎家所在的达仁巷不远，老庙祝也听说王家代代都是读书人，一个个都有好学问，可偏就考不上进士，家里穷，这孩子读的书必是祖上几代人传下来的，不由得叹了口气，嘴里喃喃道：“都说关中地方邪，光出才子，不出进士，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……”

是啊，关中地方学问深厚，随便一个百姓都识古礼，随便一个典故都是圣贤故事，加之关学兴盛，才子辈出，按说这样的地方应该年年有人考中进士出去做官才对，可惜关中之学重在求实，讲求耿直，刚强冷倔一脉相传。这刚强冷倔的才子，朝廷不喜欢，官府也不喜欢，就连会试场上那些考官，看了陕西举人的答卷都觉得不喜欢，大笔一挥就给刷下来了。于是就传出一句玩笑话来，叫作“关中出才子不出进士”。

这句笑话就端端地印证在王鼎一家人身上。

王家世代书香门第，百年历代读书不辍，曾祖、祖父、父亲三代都有大才，连伯爷、叔父们也都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，可王氏一族偏就三代没出过一个进士。

王家出不了进士，一小半是因为运气不佳，一大半倒是因为家传“实学”过于耿介，不讨当权人的喜欢。王鼎虽然还是个不到十岁的娃娃，也听父亲讲过这里头的事，听了老庙祝这声善意的叹息，毫不介意，取出一本传了四代的《论语》，借着城隍像前的长明灯认认真真地用起功来。

见这孩子读书用心，老庙祝也就回去睡了。

这一晚，外头静悄悄的，一点儿声息也没有，老庙祝睡了个好觉，到天亮起床时，见王鼎已经把庙堂内外都打扫干净了，热水也烧好了，又向庙祝道了一回谢，这才离去。

之后王鼎常来城隍庙里“借光”读书，小小孩子，做起功课来却十分认真，每每看书到天明才罢。老庙祝看了又赞叹又觉得心疼，想这孩子天天熬夜读书到底不是办法，于是专门装了一瓶灯油交给王鼎，对他说：“你在庙里读书是好事，可庙门一关就不便再开，你一念书就是一夜，身子受不了，不如把这些灯油拿回去，以后还是在家里用功，累了就休息，比在庙里好受些，灯油用光了你再来，我再给你。”

王鼎年纪虽小，却很懂事，见老庙祝给他灯油，忙说：“我在这里读书已经给您添了麻烦，再拿灯油回去用，实在于理不合。”

老庙祝也是秦人，知道秦人倔强的秉性，料到王鼎不肯要这灯油，肚里早想好了一篇说辞，笑着说：“这些灯油不是我给你的。你看这庙堂上供的是城隍老爷，一方土地公也在此处，你天天在他们脚边读圣贤书，这么勤勉这么辛苦，城隍、土地都看不下去了，昨晚托梦给我，命我把长明灯里的油拿出些来分给你用。你想啊，这城隍、土地都是庇护一方百姓的，像你这么懂事的孩子，神仙当然要庇护，所以这灯油你一定要拿回去，不然不但神仙要生气，就连我心里也不痛快了。”说到这儿，故意板起脸来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，逗王鼎玩儿。

王鼎虽然聪明懂事，毕竟是个孩子，听老庙祝说城隍、土地托梦的故事，竟也半信半疑。又见老庙祝意思坚决，是真心要把灯油给他，若不收，人家真就生气了。没办法，只好再三道谢，拿了一瓶灯油回家去了。

哪知才过了小半个时辰，王鼎提着那一瓶灯油飞跑了回来，一口气到了老庙祝面前，先给老人家作了个揖，这才喘着气说：“我父亲说了，这

瓶灯油不能要，让我给老先生送回来，再给先生赔个礼，是我不懂事，请先生不要怪我。”

一瓶灯油实在是件小事，可王鼎父子竟如此认真，倒让老庙祝心里不痛快了：“这么点儿小事不值得放在心上，你还来赔什么礼，咱们乡里乡亲的，你这一弄都没意思了。”

见老庙祝有点儿不高兴，王鼎赶紧说：“老先生千万不要误会，我父亲也知道先生这是帮我，可此事于理不合，所以不敢收受。”

“咋叫于理不合？”

给老庙祝一问，王鼎也是微微一愣，想了想才又说：“我父亲说，佛家有‘千年暗室一灯即明’之说，可见光这东西可以共享，却‘分’它不去。我在庙里‘借光’读书，于城隍老爷没有丝毫不敬，对老先生也无损。但若拿了灯油，就是分了庙里的东西，这与在神仙脚下‘借光’读书意思大不一样。所谓无功而取，气节有亏，我在这里读书已是叨扰，再拿了灯油，就是不知耻了。所以这灯油万万不敢拿，叫我赶紧给送回来。”

王鼎这话老庙祝倒没听懂：“这是啥话？灯油是我塞到你手里让你拿去的，又不是你偷的，怎么就会‘不知耻’了呢？”

见老庙祝把自己的意思误会了，王鼎忙说：“我父亲早就给我讲过，所谓‘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’，这个‘耻’其实是个‘疵’。天下人都要做克己修身的功夫，知礼，知义，知廉，知疵，多做好事，不做坏事。这四个字又怎么讲呢？凡是动好心，就是义；凡是守正道，就是礼；能去除贪心就是廉；知道自己身上有瑕疵，就是‘知耻’。古人说‘知耻而后勇’，人一旦不知礼，不知义，不知廉，犯了错，就要在自己身上找这个瑕疵，找到了就是‘知耻’，知耻了才能改错。所以人这辈子什么都不怕，最怕的就是‘不知耻’。老先生给我这些灯油，纯是一番好心，这对老先生是个‘义’，可我若是接受了这些灯油，就是不劳而获，是贪得无厌。这么一来，我的品行操守就出了问题，有了瑕疵。若我再不及时发现，任凭这毛病发展下去，今天伸手要了一瓶灯油，将来也许就会收别人一百万两银子的贿赂，这可怎么得了呢？”

王鼎这些话真不像出自一个九岁孩子之口。可他把话说得很明白，老庙祝竟然全听懂了。眼看王家老的小的都是这样耿直到骨子里的倔头，老庙祝心里佩服，又觉得有趣，笑着说：“你父亲想得太多了，一瓶灯油能值

几个钱？将来你读书成才考了状元，做了大官，这么一点儿东西算什么？”

听老庙祝说起“升官发财”的话来，王鼎忙正色说道：“老先生这样说就不对了，我虽然年纪小，可心里也有个主意，将来就算读书有成，也绝不指着这个去发财。”

孩子话有时候实在有趣。王鼎这么一说，老庙祝也觉得有意思，忙问他：“你不为升官发财，读书干什么？”

想不到王鼎抬起头来认认真真地说了句：“我今天努力读书，是为了将来做一个冯廷理！”

一句话，真把老庙祝给镇住了。

王鼎说的“冯廷理”是蒲城县内冯家村里的一位监生，此人是蒲城地方上的一位奇人。

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，蒲城遭了一场大旱灾，百姓受了一场大苦，好在当时的县令叶藩是个有良心的官，到处奔走筹划，弄来些钱开了个粥厂，一连办了三个月，帮着蒲城百姓度过饥荒。想不到这场灾害过去刚一年，蒲城又遭大旱，庄稼几乎颗粒无收，百姓顿时无处求食，眼看都要饿死。这时叶县令已经调任，新来的县令却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丝毫不能体恤百姓，为了自己的政绩，竟将大灾隐瞒不报，捐税照收，逼得百姓没法活命！而这县令竟还觉得不足，又借口把从百姓身上收来的钱融化铸成银锭时有损耗，对百姓加收一笔“火耗”银子！蒲城百姓本就受了大灾，穷得活不下去，如今还被县令乱收捐税，更是民情激愤。

这时就出了一位冯廷理，为了扳倒这个害人的县令，冯廷理先告到知府衙门，又从知府告到臬台衙门，哪知官官相护，这个官司竟然一直打不赢。一气之下，冯廷理只身一人到北京城，要告御状。

可北京城大如天，紫禁城深似海，一个从小县城出来的监生哪能见到皇帝？冯廷理也是一块天生的硬骨头，就下了决心，脱了长衫换上短衣，跑到皇宫附近一个小饭铺里当了伙计，整天擦桌抹凳、伺候食客们，同时留心那些在皇宫里当差的侍卫和太监。足足花了半年时间，总算结识了几个人，其中一位有良心的，帮着冯廷理把状子递进皇宫，直接交到了乾隆皇帝手上。

看了冯廷理的状子，乾隆皇帝又惊又怒，忙派了御史到陕西来，会同

巡抚、布政、按察三司一起查办此事，终于把贪官革职。加在蒲城百姓头上的捐税得以免除，冯廷理一个人救了一县人的性命，在当地传为佳话。

想不到王鼎一个小小的孩子，竟有如此志气，老庙祝实在感动得很，再也没有多想，只说道：“就凭你这一句话，以后就在城隍庙里读书。我拿一床铺盖给你用，读书读累了就在这里睡。”

善人施银京城赶考

靠着在城隍爷脚下“借光”读书的勤奋，王鼎的学业日益精进，十九岁这年成了秀才，六年后赴乡试，又顺利考中了举人。

到这时，王鼎已经是蒲城县里有名的学者，县里的文人乡绅聚会每每都要请他，就连知县到任，也总来请王鼎过去见个面，叙谈一番。可王鼎书读得越多，心里明白的道理越深，人也就越发倔强耿直，对这些闲事邀约挺厌烦，每每找借口拒绝，只管在家里一股劲，读书做学问。

王鼎是这么一个执拗、不知变通的性子，知县、知府约他不到，渐渐就不理他了，那些乡绅富户也渐渐与王鼎疏远了。如此一来，王鼎虽然中了举人，已经是一位功名在身的“老爷”，却丝毫没有发迹的意思，家里的日子反而比以前更穷更苦，天天野菜就着稀粥度日。全家只有父亲王镇淮屋里还剩下一件齐整的长衫可穿，王鼎既已中举，外面的事也要应酬，结果是父子二人穿一件袍子，会客之时才舍得穿一回，客人一走就赶紧脱下来收好，害怕穿破了，没得换。

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王鼎二十九岁。这一年正是乾隆皇帝禅位，嘉庆皇帝登基，是谓嘉庆元年（1796），朝廷大赦天下，开恩科取士。对王鼎这个举人来说，今年会试是个好机会，他立刻摩拳擦掌打算上京应考。可回到屋里和父亲一盘算，两人傻了眼。

进京赶考是要一大笔路费的！王家是个赤贫的人家，连饭都吃不饱，哪凑得出这个钱来？加之蒲城地方连年久旱，收成不好，县里百姓人人都在吃苦受罪，就连王鼎的叔伯亲戚家也都穷得叮当响。王镇淮为了让儿子进京赶考，不得不穿上仅有的一件长衫出来向人告借，结果借了一圈儿，也没凑出几个钱来。

眼看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再不起程，考期就误了。可俗话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，现在王鼎一家囊空如洗，怎么办？只能父子二人对面呆坐着，想几句宽心话互相劝劝吧。

正在发愁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位惠勉斋老先生来家拜访。听了“惠勉斋”三个字，王镇淮眼睛一亮，急忙换上全家唯一的那件蓝布长袍迎了出去。

说起荆姚镇乡绅惠勉斋，蒲城县里一多半人都知道他。

荆姚镇是蒲城全县最大的一个镇子，人多，地多，比较富裕，镇里也着实有几户家产殷实的财主，其中尤以甜水井惠家村的惠勉斋老先生最有名气。

这位惠老先生也是读书人出身，祖上留下几百亩田产，家业很是兴旺，但老先生守着产业却不是个财迷，总为村里修桥铺路做些善事。家门口常年拴着一牛一骡，村里人要用牲口只管来牵，用罢牵回拴好即可，所以满镇的人都称他“惠善人”。每当地方上有什么兴学修路的善事好事，不用别人说，惠老先生自己就出来替乡党们办事。虽然王镇淮住在县城，平时又是个闭门不出的读书人，可光靠着街评巷议，也知道这位惠大善人的名字。

现在自己屋里头正为王鼎进京赶考的盘缠愁得火上房，惠老先生忽然不请自到，王镇淮心里头马上有了感觉，客客气气地把惠老先生请进屋，让他坐下。家里穷得也没有茶叶，倒了一杯白水端上来，就急急忙忙跑到偏房去叫王鼎。

王镇淮这一走好半天工夫没动静，惠勉斋坐在王家厅堂里抬头看看，只见这屋里灰墙黄壁，地上铺的砖都不全了，露着几片黄土，只是打扫得还算干净，顶上屋瓦已经有几处漏风，隐隐有阳光从缝子里透进来，屋里头的家具残旧不堪，简直摇摇欲倒。只是客位上一把大椅子还好些，虽然漆也都磨光了，好歹还扎实，看来王家人是专门挑这最好的椅子给上门的客人坐。壁上挂着一副熏黄了的手书对联，上联是“观天地生物气象”，下联是“学孔颜克己功夫”，字写得疏朗开阔，扎扎实实。仔细一看，对联下角有“定九铭志”四个小字。

惠勉斋知道“定九”是王鼎的字，看来这对联是王鼎所写，字果然极

好，而且意境很深，联上又有“铭志”两个字，显然是以孔圣颜贤立志抒怀，看了一阵儿，微微点头。一回头，却见屋角小桌上摆着一本旧书，书页都黄了，以为是什么古籍善本，就走过去看，却是一部普普通通的《论语》，只因为翻看太多，把书鼓捣得陈旧不堪，可书页都是平展展的，又显得读书之人十分爱惜，再一看，书页上却写着三个字——半斤面，字迹与墙上挂的对联一模一样，似乎也出自王鼎之手。

“学孔颜克己功夫”是个啥，惠勉斋大概知道，可这“半斤面”是个什么玄机，惠老先生却猜不透。先以为说的是孔子绝粮陈蔡，可又一想，孔子在陈蔡之地绝粮，后来子贡借来粮食，《论语》写得明白，借回来的分明是米，不可能是面呀？再说，孔子与弟子几十人，“半斤面”也不够吃呀？半天想不透这三字的玄机，正在看着，王鼎穿着一件蓝布长衫从后头疾步走出来，向惠老先生拱手行礼，说了声：“夫子好。”

惠勉斋抬头一看，见王鼎中等身材，脸颊清瘦，双目有神，眉宇间透着一股子秦人特有的严峻之气，看着就是个严肃认真的人，心里暗暗点头。可再一看，王鼎身上穿的蓝布衫子怎么似曾相识？这话又不便细问，忍不住多看了两眼，这才拱手还礼，回到座位。

惠勉斋看他的衣服，王鼎也感觉出来了，当下有点儿发窘，却也没有多说，就在惠老先生对面坐下。

惠勉斋笑着说：“我听说北京城里的太上皇帝效法尧舜，把皇位禅让给新皇，乾隆一朝改元嘉庆，成为古今第一盛事，特开科取士，所以嘉庆元年这场科举最为难得，你二十五岁乡试中举，至今也有四年了，想不想进京赶考，也跳一回龙门，给咱蒲城乡亲们争一口气？”

一听这话，王鼎就明白了因为盘缠无着不能进京赶考，在亲戚中告借，这些穷亲戚自己没钱借给他，就有人去找了惠勉斋，想请这位乡绅帮衬一把。此时若能得到帮助，实在是一件天大的好事，忙拱手说道：“老先生说得是，嘉庆恩科非比寻常，在下确有进京应考之心。”说到这里却又打住，只是看了惠勉斋一眼，就把头低下了。

求人的话毕竟难开口，尤其秦人脾气倔，骨气硬，很多话更是难说。

惠勉斋今天来是要帮助王鼎，也就不必用他说这求人的话了，微微一笑，不再提考科举的话头儿，反而指着墙上的对联问：“我看这副对联字

写得极好，可这内容，不怕贤侄笑话，我书读得有限，竟是一句也不懂，贤侄能否给我解说一番，让咱长些知识？”

惠勉斋这些话说得客气无比，其实是出题来考王鼎的学问。

王鼎也知道人家必要问他这些话，忙答道：“这副对联是我写的，大概是个铭志的心意吧。我早年就学于叔祖王殖园老先生，那时先生常对我提起‘立志’一说，又常讲横渠大儒张载的故事给我听，所以我十岁就能背诵张载所著《西铭》一篇。所谓‘乾称父，坤称母，予兹藐焉，乃浑然中处，故天地之塞，吾其体，天地之帅，吾其性’，张载把天、地、人摆在一起，由天地而及人，再由人而及于天地，正应孟子‘万物皆备于我矣，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’一句，其廓然气概实在了不起。连朱熹老夫子也赞叹张载：‘盖以乾为父，以坤为母，有生之类，无物不然。所谓理一也。而人物之生，血脉之属，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，则其分亦安得不殊哉。’此大儒境界，当供我辈追思。”

王鼎学识精深，在蒲城是有名的，一番学问说出来气派十足，惠勉斋听得连连点头，也不打断，只微笑看着他。王鼎又说：“张载老先生说过：‘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。’让天下学子以皇帝为父母，把自己当成皇帝的管家，帮扶治理，对上劝谏皇帝，对下为生民请命，于是上下和谐，君臣融融，相亲相爱，共扶共助，所谓‘长其长，幼吾幼’，以至于‘凡天下疲癃残疾、茕独鳏寡，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’。在我想来，这大概就是孔圣人所说的‘大同’境界了。”

民胞物与，这是儒家一个大境界，王鼎侃侃而谈，把这个古人追求而不得的大境界说得十分明白。到这时惠勉斋已经听得入了神，连点头微笑都忘记了。

王鼎又说：“人之所以生而为人，到这世上来走一遭，是为什么？乃是立志成仁，专一用心为天下人做好事，以天下事为己任，不敢说‘一肩担起’，只愿为世人‘担一肩’，有此大志向，就是孟子所说的‘万物皆备于我矣，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’了。人生既以大志向为乐事，那么个人境遇，贫富多寡，也就不必挂怀了。所谓‘知化则善述其事，穷神则善继其志。不愧屋漏为无忝，存心养性为匪懈’。一切淡然观之，大而化之，于是乎，正是张载所言：‘存，吾顺事，殁，吾宁也。’”

说实话，惠勉斋年过六旬，也算是活了一辈子了，可自己活在世上到

底是为什么来的，又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这有涯之生呢？惠勉斋平时约略想过，却根本没有答案，只知道平心静气与人为善是好的。现在听了王鼎这些话，竟有豁然开朗之感，忙问：“贤侄这些话我懂了七成，但若说得明白些，让我多受些教益更好。”

王鼎想了想，点头说道：“老先生，天下人有耕种粮食的，有做手艺，有经商的，林林总总各不相同。其中专门有一种人叫作儒生，这些人不种粮，不学手艺，不做买卖，一门心思读圣贤书，要考科举，出来做官，为什么呢？为的不是升官发财坑害百姓，而是上谏皇帝，下救黎民。对这些人来说，谏君护民是天下第一大事，寒窗苦读，只是为了完成这件大事。有了这个大事在心里头，平时的生活就成了小事。如果有幸得到了富贵，生活很好，衣食无忧，那是因为‘上天愿意让我生活得好一些’，仅此而已；如果不幸生活贫困，或者生活中忧虑的事很多，或者运气不好，总是碰上各种各样的麻烦，以至于操心受累、痛苦不堪，却也没什么，因为遭到这种际遇，只是因为上天想要磨炼我的个性，让我在以后能够做一番事业。于是正如孔子所说的：‘不怨天，不尤人。’快乐也是顺而受之，痛苦也是顺而受之。活着，我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不满，将死之时，我也能很安静地接受这个现实。”

听了这些话，惠勉斋两眼望着墙上的对联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王鼎的这些见识，在惠老先生听来如同惊雷一般。可王鼎自己因为早已想透，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。见惠勉斋不说话，只管看对联，就笑着说：“老先生是在看下联吗？”

这时的惠勉斋连上联的内容还没消化完呢，听王鼎问他，竟是心不在焉，愣愣地点头。于是王鼎又说：“克己功夫，这是儒生成事之时必须做到家的一门硬功夫。人心里的私欲极盛，但读书人一心要护天下苍生，他们心里就不能掺杂私欲。世人都说书生做官以前要受‘十载寒窗苦’，却不知道这十年并不是关起门来死读书，而是以读圣贤书为阶梯，专门领悟圣贤道理，用这些大道理克制自己心里的私心私欲。有些人做三年五年的功夫，通透了，下场一考即中；有些人做了三十年四十年的克己功夫，还不通透，考科举的时候就不能及第了。”

儒生读圣贤书，确实是为了从书中学道理，用这个道理克除自己心里

的私欲恶念。理论上说，私欲克除得越干净，考科举的时候答卷中自然流露出来，考官看了这样的卷子，知道这个儒生心底已经纯洁，于是取他为进士，让他做官，这是科举选才的本来意图所在。

可现实世界绝没有这么完美。“克己功夫”做到什么程度，单凭一张考卷是看不透的。何况读书人做了官、手里有了权柄，还可能有一个蜕变的过程，所以官里有清官，也有贪官，臣子有诤臣，也有佞臣。这个大问题，单凭读书考科举并不能完全解决。在这上头不说王鼎，古今中外所有人都没办法。

但王鼎说的这些话已经把科举的意义讲透了，在惠勉斋听来极了了不起，他不由得把手一拍，叫了声：“贤侄高论，我今天长学问了！”

被惠老先生如此夸奖，王鼎有点儿不好意思，红着脸，半天才又说：“圣学之中，唯‘仁义礼智’最是要紧。孟子说：‘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。’便是指仁义礼智而言。张载也说：‘仁不得义则不行，不得礼则不立，不得智则不知，不得信则不能守，此至一之道也。’读书人要下的克己功夫，其实也就是一个‘成仁’的功夫。在这里，孔子和颜回就各有高下了。孔子所说的‘成仁’是‘克己复礼为仁’。他讲的克己功夫是个大功夫，要‘克’的已经不限于自己，而是皇帝，父母，上司，同僚，朋友，处处都要去‘克’。劝皇帝叫谏，劝父母也叫谏，孔子就说：‘事父母几谏，谏而不从，又敬不违，劳而无怨。’在家对父母，在朝廷对皇上，都是这么一个道理，这是孔子的克己功夫。”

古来也常有诤臣劝谏的故事，惠勉斋是能听懂的，连连点头。又问：“贤侄说颜回的功夫和孔子各有高下，难道这克己功夫还有不同吗？”

王鼎忙说：“老先生说得对，克己功夫有个高下之分。孔子的克己功夫主要是劝谏，这是高级功夫，而颜回一生箪食瓢饮居陋巷，却能‘不改其志’，这也是一个克己功夫，只是这功夫只针对颜回自己的。颜回虽然学问精深，在孔门弟子中称为第一人，可是他这一生却没有出来为民请命，也没劝谏过君王，只是闷坐屋中苦读深思，一直到死。虽然颜回达到了张载所说的‘存，吾顺事，殁，吾宁也’这一境界，可他却没达到孔子那个‘克己复礼为仁’的境界。可见孔子、颜回的克己功夫不同，孔子高，颜子低。”